

落马湖王国的覆没

· 李龙云 ·



97
1247.5
2286

· 李龙云 ·

落马湖王国的覆没

358438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落马湖王国的覆没

李龙云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3插页 191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700册

书号：10355·660 定价：平装本 1.75元
压膜本 2.15元

BK52103



作者像

作者小传

李龙云。祖籍河北河间县。一九四八年年末生于北平南城罗圈胡同。五岁半发蒙，入东塘洗泊街赵氏私塾读书。一九六六年夏高中毕业于北京二十六中。一九六八年七月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。

一九七八年三月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读书；一九七九年九月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，指导教师为陈白尘；一九八二年春通过文学硕士学位；现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。

主要作品有：剧作《洗三》、《有这样一个小院》、《小井胡同》、《这里不远是圆明园》、《荒原与人》、《沼泽地上的火光》；中篇小说《古老的南城帽》；短篇小说《记忆中的小河》、《空荡荡的十字街头》；诗集《玄武湖诗草》、《黄山诗草》；电影剧本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等。

一个社会，一个时代，总是相对的。因此，某种生活现象的消亡必将引起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的随之消亡。而人性的道德涵义，人性的力量是永恒的，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东西。人，作为自为的、自觉的实体须从社会环境中观照自己，发现自身本质力量的伟大，转而赞叹人生的不朽；而作为“反价值”的，就是对人性的压抑、摧残，就是对人本质力量的无视与否定。揭示这种现象的意义将强烈地唤醒人对自身的伟大的认识，从而更加珍惜人生……人应该是自己的主人，有权力支配自身。人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人性的合乎道德的充分展现，自由舒展……

——题 记

引 子

在“小五队”那些幸存者们的记忆里，这里的荒原将永远被月光笼罩着……

那没有形状的落马湖、那找不到固定河道的别拉洪河、那粗大的白桦树钉成的爬犁房、那飘忽不定苦寻归宿的五味子花，连同那明亮的月光和流水，都已深埋在他们的记忆里，融化成一道道滚烫的溪流，折磨着他们……如果有那么一天，生活允许这滚烫的溪流从他们的心头流淌到笔端，那些苦涩而又美好的故事，就会化作漫天飞舞的大雪！雪花纷纷扬扬，把拓荒者的泪珠与欢笑洒遍人间……

这里叫落马湖。说是湖，其实不过是一片黑沼泽。冬天，大雪封地，这里是个寒冷而又孤独的世界。只有偶尔飘来的猎人的枪声和獐狍马鹿的惊叫打破过它的宁静。猎人的枪声远了、消失了，猎人的身后留下一道清晰的爬犁辙、留下一股清苦的关东烟味儿，落马湖又恢复了它的宁静……时过清明，当落马湖上空出现第一阵雁鸣的时候，春雪开始融化。四溢的湖水象春蚕咬叶似的浸渍着湖岸，渐渐的，湖与岸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，人们的眼前只剩下一片淡绿色的水草……芦苇、小叶樟、车前子在风中摇曳着；鹭鸶、仙鹤掠着水面飞过；一丛丛的柳毛子、王八柳，用它们那细密的枝

条勾连成一张巨网。这网，说不清它象老人脸上的皱纹还是象少女脸上的面纱，它们铺压在落马湖的身上，使人无法辨析它的容颜……

落马湖坐落在别拉洪河以南。往东三十公里，就是碧蓝的乌苏里江。万籁俱静的拂晓，站在小五队的爬犁房前，你能听到江那边俄国教堂晨祈的钟声；往东四十华里，是人称土匪窝子的底窑小屯；往西一箭之地，那个苞米形的小土丘，人称五星山。

关于落马湖，这里流传着种种传说。

有人说，现在这个人丁繁茂的底窑小屯，很早以前只是两个破旧的马架子。六十年前，这里闯来过四个种大烟的土匪。当烟葫芦涨满开始割浆时，他们从丰江县城绑架来了一个走江湖的老中医，逼他们为他们熬制烟膏。关东人都知道：即使是再多的土匪藏匿在大荒深处种大烟，但最终活着出去的也只能是一个人——烟膏打方之后，盯着玻璃板上那一团团褚石色的膏团，面对着这笔巨大的财富，他们的眼前会爆起一串串的光圈：丰江县城的花街柳巷、杏帘高卷的关东酒家、女人的拍板吟唱、旋转的酒旗、红绡帐、灯烛、杯盏……再望望身后这狗窝似的马架子、大腿上那虱子挤成疙瘩的破棉袄，他们的眼珠子上会浮动起血丝，攥住刀把的手会浸满汗水。他们总会相互火并、反复火并，直到最终留下一个心狠手辣的强者……土匪之间尚且如此，老中医的命运就不用说了。老中医有个卖艺的女儿，女儿是个武艺超群的姑娘。有人说，他们看到姑娘骑着一匹枣红马，身披白斗篷、头顶大红风帽驰过了别拉洪河，杀进了底窑小屯……走进小屯，

她惊呆了！摆在她面前的是父亲和两名土匪的尸体；另两名活着的土匪已停止了火并，他们对着碎玻璃板上的烟膏在嚎啕痛哭——他们一个被对方打断了双腿，一个被对方扎瞎了双眼，他们只有互相依存才能活下去……土匪跪在地上，求姑娘把他们杀死，杀死比被黑瞎子舔死，被野狼撕碎要强。姑娘扔给他们一袋子马料，她用延长他们死前的痛苦来惩罚他们。然后，她把父亲的尸体驮上了马背……就在归来的路上，痛苦使她迷失了方向。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枣红马掉进了落马湖……从此，北大荒万千奇花异卉之中，又多了个新的名字：达子香——姑娘的名字叫达子香；从此，落马湖上除了罕见的鹭鸶之外，又出现了多情的丹顶鹤——那雪白舒展的鹤翅是姑娘飘动的斗篷，鹤顶上那抹夺目的殷红是达子香姑娘红红的风帽；从此，别拉洪河一侧传出了落马湖的名字；从此，底窑小屯日渐兴旺——两名土匪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他们先后从关内买来两个女人成了家……

也有人说：那都是胡扯，老年间落马湖根本不曾进来过人。只是到了满洲国时，日本人才往南满大批移民。日本开拓团的一群男男女女在这里碰到了狼群，为了兜捕狼群，关东军的一个骑兵中队掉进了别拉洪河，这里才有了落马湖的名字……

还有人说，日本人移民也不会打别拉洪河的主意。这里是一片处女荒原。直到一九五六年，8511农场一个22岁的拓荒队长领着一个青年垦荒队开到这里，别拉洪河才出现了第一行人的脚印。在这纬度很高的古荒深处，拓荒队的姑娘们染上了一种眼疾。向导说，只有黑熊的胆能使姑娘们重见光明。拓荒队长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绿

军帽，为了追赶一只受伤的黑瞎子，他连人带马掉进了落马湖……多少天过去了，只见湖面上一直浮动着一顶缀有红星的旧军帽……那年的冬天，落马湖西侧的小丘发生了山摇地动，隆隆的响声震动着整个荒原。粗大的白桦树抽泣着抖落满头翠绿的冬青叶和火红的冬青果。在这白雪皑皑的雪岭上，冬青叶组成了一顶绿军帽；冬青果组成了帽上的红五星……

达子香的故事让人难受；拓荒队长的故事让人怅惘。但落马湖的传说毕竟是传说！它能在人们心头引起一阵阵的战栗，也能让人三五天睡不着觉。任随着对光的流逝，他们的影子在人们心头日渐模糊，他们的命运也已不再引起人们的惋惜。而小五队的故事却是真实的！它不是传说！它活生生地发生在人们眼前，它比所有落马湖的传说都更难以让人忘记、更美……它简直让人无法忍受……

人有命运吗？提起命运，小五队人们的心头，立刻会重新响起荒原上那特有的“咚咚”的鼓声！鼓声带有一种原始的蛮野、神秘，它令人战栗，又令人感到一种壮丽的美……

第一章

落日的余晖给蜿蜒曲折的别拉洪河涂抹上一层淡淡的桔红，一栋爬犁房开进了落马湖垦区。机车把小房子拴在身后，象是一只小小的蜗牛驮着一个巨大的躯壳在荒原上蠕动着……

不知是谁，在房顶扎起了一束车前子，拴上了一面小红旗，上书：“小五队”。真的，这个垦荒队是这样小……

这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。

小五队在五星山脚安营扎寨了。这个地方不错：背依荒岭，烧柴不犯愁；不远的地方，一片清澈的泡子水。洗菜、烧饭、洗澡……放眼望去，爬犁房辗出的那条清晰的爬犁辙，象一根细小的神经，它曲曲弯弯，一直通到控制小五队的神经中枢、通到老二连的连部、通到指导员于大个子的脑袋里。

严格地说，小五队只有三个女人、一个孩子、三个半男人——身高一米五九的指导员“于大个子”只能算半个男人。这倒不是因为他个子矮，而是因为他并不常驻这里，只是经常光顾这里。吸引着他的，当然有这三个女人。但那只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壮年男子复杂情感的一束。时时吸引着他的，还有那个五岁的小女孩，她叫毛毛……

在指导员于大个子的眼里，小五队那座小爬犁房，既不是什么西伯利亚，也不象那些仙姑们说的是什么“翡翠上的水银”呀、“草地上的蜂箱呀……那都是没谱的胡咧咧。爬犁房不过是一条鳞光闪闪的鲫鱼、一条拴在自己鱼杆上的鲫鱼。落马湖五个流动的拓荒点，就是五条鲫鱼。他把它们从鱼篓子里抓出来挂在鱼钩上，顺手扔了出去，扔进落马湖畔的草甸子里。他知道“开荒建点”对自己这个连长兼指导员意味着什么。“向荒原进军”那是口号。大事小事不都得有个口号吗？场部那帮耍笔杆子的，不鼓捣点子口号他们吃什么？当然，有的口号是虚的，有的口号是实的。口号就象变戏法的木箱子里一件一件的破褂子。穿两天，新鲜一阵儿，就得换件新的，把旧的扔回箱子里。不在口号提什么，关键在你会不会使。就在这“向荒原进军”的堂堂正正的口号下，我于常顺那张挂在连部的地号图，不正象涨满春水的落马湖似的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四下里流淌着、漫延着吗？

老连队包建新点叫“母鸡下蛋”！“母鸡下蛋”？于大个子想乐。这帮小子，真能琢磨！老二连一下子就是五个蛋！三连的老史、史连长，那小子别看那么胖，肚子里都是屎！包建一个点，不就是一台“75”、一架五铧犁吗？何必象剔根肋骨似的呢？就说再搭上八九个人，那又算什么呢？知识青年不是整车皮的在往这儿拉吗？一列车就是一千多！不使他们，摆着干什么？他想起了牛号那群散牛：它们不拴缰、不拉套，闲得成天发情使性子……老史啊，老史！一个

新点就是千数垧地！五个点是多少？你算算吧！以老二连为中心，我于常顺扇子面似的扔出这么五条鲫鱼子。不出二年，这儿就是个分场，是个营部。营部不得有营长教导员吗？没车？地开出来上边就得给你拨车！人手不够，上边就得用火车往你这儿送“军垦战士”，送知识青年。北京的、上海的、天津的……小牛犊子似的小伙子，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姑娘……他们象潮水似的涌进落马湖、钻进我于常顺的花名册……

想到知识青年几个字，于常顺心里呼的涌上一股燥热。接着，身上就象有股子热气儿开始窜动。它窜来窜去，最终窜到了脚心和手心、窜进了“涌泉”穴和“劳宫”穴、窜进了眼眶子……于是，手心和脚心开始发热，眼前开始晃出一张张姑娘们的脸……想到女人和姑娘，于大个子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小五队。他抬头往南瞅了瞅……

小五队不能叫鲫鱼子！鲫鱼子弄不好会让猫叼了去。那不成！小五队象个什么呢？象个风筝！对！小五队是个乐趣无穷的屁股帘儿！屁股帘儿漂漂亮亮，花钱不多，却能使人销魂荡魄。一根长线，一头拴住屁股帘儿，一头拽在我于常顺的手里。屁股帘儿一抻一抻的，好象总要挣断绳子从主人手里飞出去。这一抻一抻的那么有劲。有劲，要跑才有玩头，怎么摆弄怎么是还有什么意思。使牲口斗鹌鹑还找有脾气的挑呢……“小屁股帘儿，真爱起，一个跟头折到底……”于常顺想起了小时候放风筝时的顺口溜。是啊，屁股帘儿并不总是呆在半空里，它早晚还要落到地面上。更何况，那根长线死死地拽在自己手里，想去，顺着线抬腿就到了……

小时候放屁股帘儿，总在屁股帘上拴两根彩条。它在空

中飞啊、飞啊……屁股帘是孩子们的希望。孩子们喜欢什么就在屁股帘上画点啥什么。一个脱生在东北边远小镇的穷孩子，他的最大需求又有什么？无非是画上几个粘豆仓，再不，就画上点雪白的大米饭和大碗的粉条熬肉。大米饭和粉条熬肉就是于常顺和小妹妹小时候的梦了……可那又算得了什么？想到自己曾有过那么可怜的需求，于大个子的脸红了，他感到害臊……可小五队这个屁股帘上画的是啥？它画着于大个子的天堂！画着于大个子的“逍遥宫”……哟！

“逍遥宫”这个名字是从哪儿来的？噢，想起来，想起来了！广播里一喊牢记阶级苦，不是就提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吗？刘文彩的庄园深处有个“逍遥宫”，还有个“欢喜楼”！对，没错儿！那两栋宫殿是专供刘文彩和女人睡觉的地方！这个老东西，不知祸害了多少大姑娘……也怪，那些阶级苦没怎么在心里划上道道儿，怎么单单记下了那两间房子的名字呢？于大个子的脸腾的红了……

小五队不能叫“逍遥宫”。“逍遥宫”这个名字太脏、太土。更何况，小五队的女人也没有那么多……小五队只有一个女人两个姑娘，还不能都由着自个儿的性子。姓李姓姜的那两个姑娘，甭说碰一碰，就连瞅都没敢细瞅过……于大个子知道自个儿长得什么样儿：身高不到一米六，可背后却有人叫他于大个子。他妈的！他心里泛上一股嫉妒、一种自惭形秽之感。他恨自己的懦弱、无能。刘文彩算什么？召进“逍遥宫”的都是些土里土气的娘们儿，小五队的女人什么样？货比货，该扔！

于常顺是富有的！

当然，落马湖的名字在中国地图上暂时你还找不到。找

不到是因为它缺少名气！可它并不小！你在地图上看看！你眼睛往东北角瞄瞄，好歹一瞄，你就能看到抚远三角洲！整个抚远荒原，比欧洲那盏什么明灯都大！一个阿尔巴尼亚那么点儿大，我落马湖垦区占去了抚远荒原老大一片儿，不顶它一个省吗？没事的时候，于大个子好翻翻新华字典，字典的最末几篇写的是世界各国的首都和人口数字。不是说欧洲有个小国就一名警察吗？可老二连有两个武装排！顺这儿往东几十公里，蹚过乌苏里江就是俄罗斯。国与国住街坊，落马湖是个不大不小的王国。俄国人有枪有炮，武装排就是落马湖王国的国防军！

于常顺生在于家围子、长在于家围子。小小的于家围子出了耀祖光宗的能人。五台“七十五”、五台康拜因、十五匹马、一百多头散牛，得合多少钱？全于家围子所有的钱凑到一块儿也没我多！北京城里十二、三级的干部一抓一大把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们上下班得去挤公共汽车。于常顺级别不高，以工代干，农工二级，工资四十二块五，可老二连有两辆小车专跑运输。不分什么钟点，只要我言语一声，甭用太大的嗓门，小车就得起动，就得开到我办公室门口，驾驶员就得把车门给我开开……一千垧地合多少亩？五条鲫鱼再给我钓来五个一千垧合多少亩？老二连二、三百口子人，将来新点一分灶，又是五个二三百口人！老史啊，老史，你还不如下底窑那群土坷垃看得远！底窑公社的书记主任成天往我这儿送粉丝、拉山货，他们图什么？就连丰江、同河的县太爷们过年过节都拿车来接我，他们又图什么？我这儿有机器！冬天能帮他脱谷；我这儿有沙场！他盖房烧砖得从我这儿装沙子。人哪有不势利眼的呢？于常顺的纱帽翅儿在

往长了长哩！于常顺就说是个木橛子，可他楔在这儿了！你还能抬腿把我迈过去？！我一个二指宽的小条子就能救了他的驾。于常顺的手戳儿别看是花一毛五在于家围子的地摊上抠成的，可它写的是于常顺三个字儿，它就成了落马湖的传国玉玺！

小五队那个二毛子邢福林，给大鼻子当过翻译，说起俄语来比中国话都利落；在警卫师里当过跟包的；见过的官儿，报纸上都常印上他们的名字，可他现在，不是得象条狗似的跟在自个儿的屁股后头吗？

站在地头，望着甩手无边的麦地，于大个子的思绪象粗野的别拉洪河似的，没有固定流向地流淌着……半尺多高的麦苗在夏风中翻滚着，绿浪一直漫向遥远的天地之交。心里痛快，他想哼哼两句，哼两句单出头，可惜，能背下词儿来的，只有那段“王二姐思夫”……远处，那一闪一闪的是什么？噢，是一根播种机掉下的输种管。他把它捡了起来。小心地擦干净拿在了手里。这个小小的举动，使他心里泛起了另一种感觉：落马湖这个农场是我的！这是我于常顺的产业！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我得精打细算地过日子。日本人的厂长不都是带头干活带头吃苦的吗？

于常顺能吃苦，也肯吃苦。三月，踩着冰碴子进水林子伐木；五月，他带头跳进扎腿的落马湖里去沤麻；割苞米，一千米长的垅埂他抓四个苗眼儿，不直腰，一口气儿拿到头；放映队来演电影时，他领着两个机务排长一人一台车去耙地，把车上的人换回连里看电影。事儿不大，可下车时小伙子们呜呜地哭了。连里的老职工大姑娘们听说了这件事，也都眼圈红红的。演唱组编了个小节目，说指导员“小车不